

序

這部小小的新年鑑又與期待着它的朋友們見面了。

在去年今日印行舊年鑑（一九三六年的）的時候，我們曾經聲明不抱多大的奢望，以爲中國學術界有很大的貢獻。我們祇想藉此便利一般著作家與研究者的參考，以及適應讀者大眾的需要而已。不料出版以後，從讀者方面聽到許多溢美之詞，而銷路亦在萬冊以上。一種意外的收穫，使我們於慚愧之餘，也不自覺的有幾分興奮！

現在一九三六年過去了，這部年鑑自然應該換上一套「新裝」。怎樣的「新裝」才合時宜，決非幾個人所能解決。因此，在去年十月曾向世界知識的讀者公開徵求意見，承各位讀者的殷動愛護，我們又聽到廣大的回聲。這一套「新裝」可說是在「集思廣益」的原則下製成的。

因爲時代是前進的，所以一九三七年的新年鑑，與去年的比起來，在形式上，特別是在內容上，差不多等於「另起爐灶」。如一年來的世界大勢與列強在華勢力等新添各欄不用說了，就是舊有各欄也多非本來面目。一九三七年的「新裝」，是否漂亮，是否合時宜，我們不敢妄下斷語，但這一套「新裝」畢竟與過時的一九三六年的舊式樣不同。

我們雖說盡了相當的力量，然而仍不敢以此自足，希望讀者諸君子以指正！

在編輯上，深勞金仲華、胡愈之、張弼、葛喬、張仲實、吳清友、邵宗漢、賈符、朱楚辛諸先生熱心幫忙；關於排校事宜，又得錢警華君之助，均附此表示謝意！

世界知識社一九三七年二月

編例

一、本書編輯的目的，一是爲了便利一般著作家與研究者的查考，二是爲了適應讀者大眾的需要。所以搜集材料的範圍比較廣泛，凡日常生活或讀書閱報所需要查考的，都包括在內；同時，選材的標準也力求實用，避免一切因襲的方法。

二、本書各欄的材料由各專家分別担任撰寫。材料的選擇，問題的解釋，都力求簡單、明瞭和正確。

三、爲便利翻閱起見，各欄的細目都列在每欄的簡面，查考時可依照細目下所註的頁碼去找尋。

四、一年來世界大勢鳥瞰，分政治與經濟兩方面敘述，這是整個世界的縮影，冠在各欄之前。

五、各國概況部分，係扼要敘述各國面積、人口、政體和經濟狀況。世界六十餘國家都包括在內。殖民地附在宗主國後面。所列各國元首和政治人物，以一九三七年二月底以前在任者爲依據。

六、經濟統計資料，以一九三六年八月底爲止。材料來源，係根據國聯統計月報及其他世界權威統計刊物。

七、人名辭典包括現代世界重要的政治家、文學家、軍人及權威學者，共計三百餘人，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底以前生存者爲限。

八、常識小辭典，係包括政治、經濟、外交、軍事、哲學等項新術語，共計二百餘條，以報章雜誌上常

見者爲限。

九、書中人名、地名、國名以及術語，都採用一般通用的譯名，不常見者都附註原文。

十、便覽附在最後，以備檢閱。

一年來的世界大勢

要目

- 一 一年來的國際政治
- 二 一年來的國際經濟

世界知識年鑑 一年來的世界大勢 細目

一年來的世界大勢 細目

- 一 一年來的國際政治……………金仲華(三)
- 二 一年來的國際經濟……………張仲實(九)

一年來的國際政治

金仲華

從一九三六到一九三七年，世界的歷史像滑過了一個世紀！許多重大的事變發生在這中間，許多可驚的奇蹟出現在這中間。可怕啊，這「非常時」的一年！好偉大啊，這歷史上的突變的一年！

有多少重要的人物棄世了去，有多少無名的英雄從這地球上消失了去！多少的條約成了時代的陳跡，多少舊有的政治名詞變為歷史上最古老的東西！然而，同時却也有多少新的結合，新的力量，出現在我們的世界呢！

種種的恐慌、戰爭、暴亂與威脅，點綴了這「非常時」的一年；另一方面，却也有種種新的秩序、新的紀錄與新的成功，點綴着這偉大的一年！

在非洲，一個獨立的國家被毀滅了；在東京，一個空前的暴變染污了文明的史頁；在蘇聯，一個文壇的巨星離開千萬仰愛他的人而殞落了。可是，在亞洲，一個巨大的民族在萬眾一心的抗敵意志之下統一起來了；在北美，千萬人民不分黨派投票給一個民主化的總統；同樣，在蘇聯，一個保障人民最大自由的憲法，給人類文明史上劃下一個紀錄。

黑暗蒙住了一九三六年世界的一角；殘酷掃滅了一九三六年大批的人羣。然而，在這偉大的一年中，光明却在地球的一角上透露着，許多熱情的手擎起了和平號角，千萬個勇敢的青年發出了保障文明的呼號。

在東非的侵略戰爭中，有人嗅到了死神帶來的毒氣；在西班牙的內部爭鬥中，有人看到了一個未來大屠殺的雛形；在德意日的同盟勾結中，有人發覺一九一四年死神的帶子，又緊縛在我們的地球上了。但是，爲了求生，許多人不怕拚死，阿比西尼亞的抗爭，傳播到埃及，傳播到敘利亞，傳播到巴力斯坦，傳播到了所有的弱小民族。爲了和平，許多人不惜流血的鬥爭，在布魯塞爾的和平大會，在日內瓦的青年大會，有着世界各國億萬和平民衆的代表，宣佈了爲和平而奮鬥的決心。

一九三六年是非常的！一九三六年是偉大的！從動亂中我們看出了秩序，從黑暗中我們望到了光明，從悲觀的局面我們要尋出樂觀的前景！

我們應該怎樣去察看，怎樣去尋找我們樂觀的希望呢？

我們要把一九三六到一九三七年的世界，從頭到尾的攤開來，作一個澈底的清檢。

一九三六年初，在舊世界的歐洲，是一片混亂。二十幾萬的黑衫軍，已經離開了法西斯的祖國意大利，到東非去實行侵略。已經攻打了三個月了，祇有在阿比西尼亞的東北部和南部，佔領了一部分土地。這樣的侵略結果，却是化了很重的代價的。羅馬國家銀行中的存金，已經大大地減少了；經濟制裁的實施，更加深了意大利人民生活的困頓。爲什麼要這樣去拚命侵略呢？在法西斯統治的國家內，這却是不許你自由發問的。意大利人民的責任是聽候被徵入伍，把金器、金飾物、金獎章一切都交給墨索里尼，作爲侵略的資本；同時，更多的兵士，更多的

飛機，隨着更多的船艦，開過蘇彝士運河往東非去！

戰爭是在東非高原上進行的，在地中海面，却也瀰漫了一片殺氣。大隊的英國軍艦集中着，在直布羅陀附近，在馬爾太周圍，在蘇彝士運河口，懷着監視的敵意。這敵意隨時都可以滋長起來，成爲戰爭的啊！於是，在馬爾太島上，加緊着防空設備；在意領利比亞和英國勢力範圍的埃及邊境，祕密的軍事防禦工作在進行着。英國和意國形成了廣大的對壘的形勢。

「制裁就是戰爭」，墨索里尼這句話，却嚇不退國聯這個決議案。在英國積極策動之下，歐洲許多國家都參加了這種對於「侵略國」的經濟的和精神上的戰爭；祇有奧匈和瑞士，在意國的威嚇之下，拒絕了這種「神聖的義務」。

歐洲各國一面在推動對於「侵略國」的制裁，一面却又要提防另一個投機家的野心。希特勒，他每隔多少時候總要向外投一次炸彈；不這樣做，那炸彈會在他國內爆發的。意阿戰爭已經擾動了歐洲的大局，這正是一個趁火打劫的好機會。那麼，向那裏動手呢？萊茵河岸不是一個現成的地方嗎？於是，在三月七日，萊茵地帶的進軍發動了，維持了近十年的羅加諾公約，正式被撕毀了。英法比提出了抗議，那正和以前的許多抗議一樣，沒有實際的效用。英國向希特勒提出了一個問題表，問他：「你胃口的最大限度究竟在什麼地方呢？」却始終得不到答復。

在德法之間，展開着巨大的分裂的陣線。法國信賴集體安全制度，德國就反對集體安全；法國議會批准了

法蘇互助協定，德國就說這目的是在包圍德國，它的撕毀羅加諾公約就是對於法蘇協定的答復。法國的人民陣線勝利了，萊翁勃倫的內閣對於侵略者的意圖採取比較強硬的政策，希特勒立刻把墨索里尼拉了過來。

德國的萊茵河進兵這樣驚動了全歐洲，另一方面，地中海紅海上的進軍也仍舊在加緊着。東非侵略軍的司令已經由特蒲諾換了鮑多格里哇，揜着在雨季到臨之前，要把阿迭斯阿比巴攻下。三月，四月，五月，法西斯軍像獵狗一樣深入東非的山林，阿軍的將領喀薩和西育姆在阿香奇湖岸，忘却散兵的遊擊軍略，錯用了正面的主力戰術，吃了一個最大的敗仗。這敗仗成爲意阿戰爭中全局的轉捩點。阿軍失敗了，意軍一直挺進到台西，沿着大道進取，在六月四日佔領了阿京。阿皇逃出了國，坐英艦往倫敦去。於是法西斯侵略者大張勝利的慶宴，宣布成立東非帝國。

這以後，東非的軍事戰鬥又轉爲國聯舞台上的外交戰鬥了。可是，阿皇往來倫敦和日內瓦之間，作着壯烈的奮鬥，却受着三心兩意的英帝國主義狡猾外交家的欺騙。以前推動經濟制裁的是英國，現在提議取消制裁的還是英國。地中海上的英艦都撤回原防了，英國的外交家已經決定放下吉訶德先生的任務，拋開了阿皇和意國談判妥協了。它希望及早恢復地中海上的原狀，它知道馬爾太這個海軍根據地已經不可靠，却希望以塞浦路斯的新根據地，以巴力斯坦和埃及海岸的加強控制，補救這樣新發現的弱點。

地中海上的波浪已經平靜了不少，然而歐洲大陸上却還是一片混沌。新的羅加諾會議召集不起來，原因是意國和德國已經勾搭在一起了。爲了七個月的侵略戰爭，打得精疲力盡，墨索里尼不得不遷就希特勒這

個野心的伙伴，增強他在中歐外交上的地位。他授意奧國總理許士尼格，和德國成妥協；他對於加羅諾會議，與德國取一致態度。他拉緊多瑙河流域的匈牙利保加利亞等國，增添他的羽翼。這個期間，歐洲有許多政治、軍事、外交上的第二流人物在移動，進行外交上的重行調配：德國經濟部長沙赫特遍訪中南歐洲各國，一面簽發定貨的支票，一面散佈納粹的種子；波蘭的軍事教育訓練總監里資米格里親往巴黎，會晤威干特，重整法波中間的舊好；羅馬尼亞的外長鐵杜勒斯哥突然解職了，許多人看出羅馬尼亞親德勢力的抬頭，與小協約危機的增加；還有，奧國內衛團的首領史泰亨堡親王被倒台，許士尼格總理在德意的聯合捧場之下，造成了這個中歐籠子中的獨裁；同時意外長齊亞諾又訪問希特勒，在交換條件之後，德意的結合居然正式成立了。可是，這種極端合與變動，在歐洲混亂的局面中，只有增加更多的動亂的因素。

一顆大動亂的種子吹過了比里尼斯山，落在伊比里亞半島。這裏吉訶德先生故鄉的西班牙，現在已脫去中世紀的浪漫的外衣，換上現在歐洲時行的複雜的裝束了。一面有大地主、封建軍閥與最頑固的天主教會；一面却有最新的工業城市，新型的市民與工人。新舊的碰擊，封建壓迫與民主自由的碰擊，在一九三一年發出過一次革命的火花，在一九三四年又發出了一次革命的火花；這些火花都被反動勢力掩熄了，但是在本年二月中，經過一次和平的選舉，却帶給了人民陣線以巨大的勝利。然而，這個人民政權的勝利却又受到了封建軍人的最深刻的嫉忌，甚至引起國際法西斯勢力的深刻的嫉忌。於是一顆動亂的種子飛到這個半島上，巨大的反革命變亂立刻爆發了。

七月十八日，在西領摩洛哥，發出了第一個變亂的信號，立刻傳到西班牙半島南部的塞維拉；立刻又傳到半島北部的蒲爾哥斯、弗朗哥、摩拉、第蘭諾，一些封建軍人，穿上國際法西斯所給與的新外衣，在變亂的舞台上出現，他們領導着愚蠢然而殘酷的摩爾人與非洲客籍軍，向西班牙的文明都市進擊。德意葡三個法西斯國家支持着叛軍；在英法所發起的干涉決議之下，西政府買不到外國的軍火，却是作着孤軍的奮鬥，是徒手的民衆對着全副武裝的軍隊，但他們的英勇却還是無比的。他們撲滅了巴塞洛那與首都瑪德里的內部暴動，他們控制了東南面海岸的重要港口。不過，西國政府軍的英勇搏鬥，只有更引動了國際法西斯積極干涉的野心；更多的德意飛機、軍火以至軍事人員出現在叛軍的後方，他們幫助叛軍攻下了桑薩白斯坦與伊侖兩個重要口岸，甚至迫近首都瑪德里。西班牙政府軍在萬分危急的情況下支撐着，他們是支撐得住的，因為國際的大部分同情是在他們這方面，西班牙的大部分人民是在他們這方面。從十月起，蘇聯的物資接濟到了西班牙，國際間同情於西國人民的義勇隊，出現在瑪德里前線。瑪德里的政府遷往伐侖西亞了，但是瑪德里城始終是在政府軍手中；叛軍的飛機大炮一直在猛攻，然而，這樣的恐怖却已搖不動瑪德里的人心了。

從七月到年底，西班牙的內戰一直繼續着。這不是一個單純的內戰，而是國際化的內戰了。歐洲以至全世界的心理剖分為兩半：德意葡，也許還有東方的日本，站在弗朗哥的叛軍的後面，所有其他國家站在西班牙政府的後面，這是一個未來大戰爭的雛形啊！一九三六上半年意阿戰爭撒布在地中海上的火藥氣息，在下半年又變得濃烈起來了。

地中海上吹盪着濃烈的火藥氣息，在歐洲政治舞台上，也同樣有人放散着火藥氣息。仍舊是希特勒放的炸彈。在三月中一個炸彈投向萊茵地帶之後，到九月中，從紐倫堡的國社黨大會舞台上，又有一個炸彈投向蘇聯。希特勒公然的宣布，他要進攻烏克蘭，他要取得烏拉爾。爲什麼呢？德國太貧窮了。沒有牛油，只有軍火；軍火可不能當飯吃的，於是戈林郭培爾一致主張束緊了肚帶，再等過四年，等到佔領了烏克蘭，等到奪回了德國的舊殖民地，大家再過吃牛油的日子。

„Gott instead of butter“ 成了一九三六年德國唯一的口號。可是，紐倫堡的國社黨軍容是壯烈的，在聖誕節近，德國全部所表現的食糧恐慌，却是够悽慘的。於是有人顧慮着希特勒將投擲一個更大的炸彈，或者是向麥米爾，向蘇聯，或者是向捷克，向瑞士，向法國。無論如何，火藥的氣息是更濃烈了，德國的軍火庫不投到外面去爆炸，就要發生內部的爆炸了。

從一九三六到一九三七年，歐洲舊世界的變化，超過了第一次大戰後十餘年來一切的變化。凡爾賽和約沒有了，羅加諾公約沒有了，一個幻想的新羅馬帝國被宣布成立了，兩個法西斯巨頭黏在一起了；但在同時，法蘇互助協定正式成立了，英法的合作却也更加具體了，而法國與西班牙兩個人民陣線政府的出現，也表現了各國擁護民主政治，反抗法西斯勢力的一種最新的姿態。

從動亂中我們看到了秩序；從恐怖殘酷結合的對面，我們看到了和平安定的力量；從慘暗的舊的局面之下，將滋長出閃爍的新的東西來；這是一年來歐洲的舊世界所給與我們的新感覺！

一九三六年初，在臨近歐非的近東，却也是一片的騷動。意阿戰爭把許多被壓抑着的弱小民族激動起來了。要維持生存，只有抵抗侵略；要獲得解放，只有推翻壓迫。阿比西尼亞的英勇抗戰，給近東的許多弱小民族樹立一個極好的榜樣。於是在埃及，在敘利亞，在巴力斯坦，民族運動像野火一樣蔓延開來了。

埃及的學生和民衆站在一起，反對英國干涉他們的憲法，反對尼辛氏的親英內閣，要求埃及民族的真正獨立與自主。當英兵出動鎮壓的時候，尼羅河水像怒濤一樣沸揚起來了。在一月二十二日，尼辛內閣不得不辭職，由比較上能夠領導民族運動的 *W. el* 黨領袖奈哈斯氏繼着組閣。這以後，英帝國主義不得不採取退守的戰略。在意阿戰爭結束後不久，英埃的新條約也成立了。這條約規定英軍從埃及的內地撤退，留駐在幾個重要港埠；埃及對於蘇丹的權利，也得到了更多的保障。自然，從英國的政策上看，這是以退爲進的戰略。從一個保護國的地位退到一個同盟者的地位，實際上更可以穩固它對於地中海岸及蘇彝士運河地帶的控制。但就埃及的民族運動看，它却不是毫無所獲的。

埃及的民族運動很快蔓延到了敘利亞，這是法帝國主義的委任統治地。這地方的民族運動，是比埃及更要急進，但也受到更嚴酷的壓迫。在年頭，新成立的敘利亞國民黨的三十九個領袖，同時被捕了，沒有別的理由，只是妨礙了公共治安。於是一個激怒的風浪起來了，商店罷市，學校停課，羣衆舉行示威，要求完全的獨立。一月二一、二三與二七，敘利亞的首城大馬斯哥發生了騷動，二十五日，阿里波城發生了同樣的騷動。在整個二月中，敘利亞全境實行了總罷工。結果法國的高等督辦馬台爾不得不讓步了；他把不滿人望的希克內閣撤去。

由阿台爾氏組織完全國民黨的內閣。所有被捕的政治犯立刻無條件地釋放了。在二月廿四日，法方開始與敘利亞談判訂立一個新條約，保障敘利亞的獨立，像英國對於伊拉克一樣。

敘利亞的民族運動又傳播到巴力斯坦，這個基督教的聖地，英帝國主義的委任統治地。四月中，巴力斯坦的猶太與阿拉伯兩民族發生了衝突，這衝突却很快轉變為阿拉伯人反英的鬥爭。在耶路撒冷，在台爾阿維夫，在地中海岸的海法港，阿拉伯人發動了總罷工，與英國的軍警對抗。鬥爭一直蔓延開來，堅持下去；在山林中，英軍用了戰車與飛機，轟擊潛伏着的土人；許多村莊被毀滅了，無數阿拉伯人被拘捕了，但是抗爭卻沒有停息。數千英兵在巴力斯坦維持了戒嚴的局面，但是阿拉伯的民族運動者却在公路旁實行黑夜的遊擊，在海法港到伊拉克的路線上破壞油管的運絡。直到十月中，由於阿拉伯半島上蘇特王及其他王公的調解，形勢才稍稍緩和下來。

近東民族運動的發展，在土耳其恢復達達尼爾海峽武裝權利的一點上，又得到了一樁新勝利。在四月中，土耳其政府向國聯提出了這個神聖的要求；七月中，各國代表在瑞士蒙德婁開會，一致表示了贊同；只有關於各國船艦通過的問題上，引起了一點小爭執。土耳其的民族運動的勝利，是它近年來對蘇聯友好並與近東各弱小民族團結合作的最滿意的果實。

在阿拉伯半島，在印度方面，弱小民族的解放運動同樣有了重要的發展。印度的民族運動，由青年領袖尼赫魯代替了衰老的甘地。四月十二日，印度國民大會開幕時，尼赫魯在演說中坦白的表示：印度問題的唯一解

決，是社會主義。在伊拉克，十月三十日發生了政變，由雪特基將軍（Bakr Sidky Pasha）執掌了實際的政權，這個政變的主角，乃是主張阿拉伯民族大團結的一個重要的領袖，他的成功對於英國也許是不利的，對於阿拉伯民族的解放運動，却顯然是有利的。

在近東的一片騷動中，我們看出了一致的步調，是趨向民族的解放。歷史是不會走向絕路的：一面是侵略，一面便有反抗；一面是壓迫，一面便有鬥爭。一年來近東許多弱小民族的動態，給我們看出了這樣一種歷史進展的路線。

在領土跨越歐亞兩大洲的蘇聯，一九三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蘇聯是一個新的世界，一個獨立的地理單位。一年來，這個新的地域的內部發展，這個新的世界和外面世界的關係，也可以劃成一個重要階段。

在一九三六年初，斯泰漢諾夫運動的新效率，把蘇聯的建設一直推向前去。煤與鐵的生產更增加了，輕工業緊跟着重工業而發展了。遠東境的Даль鐵道完全竣工了，在對日防禦上，增加一種新的安全的意味，從莫斯科到海參崴，從西伯利亞到北美的的萬哩飛行成功了，在太平洋岸兩大國家的合作上，又增加了一種新的連繫。最後，新的憲法草案通過了，蘇聯政治制度的民主發展，又轉上一個更新的階段了。

新憲法的頒布和齊諾維夫加門尼夫案的審判，是一九三六年蘇聯的兩件極大的事件。六月一日憲法草案的公布，給蘇聯全境的人民有了幾個月最充分的討論。設立兩院的議會制度，保障個人的言論及宗教自由，

婦女的權利和男子完全平等，個人工作的報酬也有了更確定的保障，選舉改取了祕密投票制度；這一切，在內容上，有許多似乎是和英美一般民主國家相同的，但在施行上，它們將必有更澈底的民主的實效，因為在這個新的地域中，足以妨礙真正民主自由的經濟的限制，已經根本被消除了。

八月中旬的齊諾維夫加門尼夫案，驚動了全世界的注意。在八月十八日的審判中，兩個具有革命歷史的人物，齊諾維夫與加門尼夫，和另外十四個反政府的罪犯，公然承認了他們的罪狀。他們都被判鎗決。還有一個重要的人物湯姆斯基，畏罪而自殺了。這十六個罪犯都牽涉到流亡在外的托洛斯基，說他是暗殺斯大林與反蘇聯陰謀的真正組織者。托洛斯基發表了否認。但這十六個罪犯却明明自己認了罪。他們證實了一九三五年底基洛夫的被刺，是他們的陰謀，他們甚至承認和德國國社黨的祕審警察，也有着關連。這種公開的表白，一方面證明了從革命墮落者的必不可免的悲劇，另一方面則也顯示了蘇聯內部矛盾的最後消除。

內政方面的成功，同時也配合着外交方面的發展。在一九三六年的法蘇與蘇捷兩個互助協定，先後在法捷兩國議會中批准通過了。可是同時蘇聯却也沒有忽視英國的友誼。在英國前皇喬治的葬儀中，蘇聯外長李維諾夫與軍事副委員長杜哈乞夫斯基親自前去弔唁，這趟外交的訪問，却帶回了實際的收穫。在七月中，蘇聯獲得了英國一千萬鎊的商業信用貸款，同時英蘇海軍協定也成立了，英國承認蘇聯在遠東方面的艦隊，有根據實際需要而擴充力量的自由。

遠東方面蘇聯的外交，對日顯然已占了優勢。至少在目前，日本的進攻西伯利亞，將成爲一個白晝的噩夢。

這點日本是明白的，所以對於組織「邊境委員會」的提議，日本居然也接受了。但是，日本却並沒真正放棄進攻蘇聯的野心。他要先取得內蒙，同時要獲得國際反蘇聯勢力的支持，在這兩點實現之後，他的進攻蘇聯的野心，會更加明目張胆起來的。但是，對於太平洋上的外交局勢，蘇聯却看得很清楚。中國現在決不容許日本的侵略勢力再向西進，中國人民正在迫切的要求收復所有失地，這種情形的發展，蘇聯是明白認識的。同時，在太平洋東岸的美國與在太平洋南部保有重大利益的英國，現在也決不能容忍日本再擾亂和平了，這兩種力量也是蘇聯所認識的。這樣，在東方，蘇聯的外交乃是一種最穩重的應用：它採取了對於中國對於英美積極友好的政策，從這裏實現東方共同反侵略的目的。

一個新的勢力不能隔離一切舊的勢力；一個新的世界是在招扶着舊的世界，共同前進的；把新的融和在舊的中間，可以產生更新的酵母；從一九三六到一九三七年，我們在蘇聯的發展中，看出了世界的靜靜的進步。

在歐洲「舊世界」的對面，另有一個美洲的「新世界」。這「新世界」在一九三六年，也表現着與「舊世界」同樣的動亂，但在同樣的動亂之中，却也有同樣一致的秩序！

一九三六年初，巴拉圭爆發了武裝的政變；三月中，巴西發生了革命；四月，洪都拉斯發生了叛變；五月，尼加拉瓜的一個軍人把合法選舉的總統逐去了；六月，玻利維亞政府的軍人把其他非軍人的閣員都逐去了。拉丁美洲這幾年來一直在變亂中，在一九三六年這個「非常時」的年頭，是益加變亂得厲害了。